

天津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介绍

万群
(天津图书馆)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天津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概况,进而总结了藏品的保护、装帧、修复特点以及今后工作设想。

自一九零零年敦煌藏经洞大量经卷文书的显现于世,敦煌文献遂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在上个世纪已成为国际显学。天津图书馆作为全国大型公共图书馆之一,亦有幸保有敦煌遗书共计177件,虽然珍藏不多,但因长期以来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况,之前也从未进行过全面、系统的调查、著录和整理。值此敦煌文献修复与保护工作会议召开之际,笔者仅就天津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做一蠡测,草成短文,并就教于方家。

一、藏品简介

天津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均为残片,贴为六册页。为《唐人写经残卷》三册;《唐人写经册(残页)》一册;《唐人写经真本》一册;《敦煌石室写经残字》一册。

《唐人写经残卷》三册。第一册经折装,两面用樟木板挟持,粘贴有敦煌遗书残片34件。书型规格:33.4×22.5×2.7厘米。馆藏编号为:Z145-1。有5-6世纪南北朝写本;6-7世纪隋写本;7-8世纪唐写本;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字体均为楷书。

第二册,大开本,推篷式册页装,上下两面无夹板,护以紫黑色皮纸封面,正中居上裱以洒金书签(无字),粘贴有敦煌遗书残片58件。书型规格:33.9×56.4×1.7厘米。馆藏编号为:Z145-2。本册背面有大方墨笔题识三条及敦煌写经影印照片17幅。

第三册,大开本,推篷式册页装,上下两面无夹板,护以紫黑色皮纸封面,正中居上裱以洒金书签(无字),粘贴有敦煌遗书残片48件,书型规格:33.9×56.4×2厘米。馆藏编号为:Z145-3。另背面附遗书3件、遗书影印照片11幅,(实存残片合计51件)。

《唐人写经真本》一册,经折装,上下两面无夹板,粘贴有敦煌遗书残片39件,书型规格:30.9×16.7×1.5厘米。馆藏编号为:S8429。经查是册为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五五》写本,原为卷轴装,后割裱为39叶册页装。每件7行,行17字,有乌丝栏。另本册第六纸2行下钤“周叔弼藏”长方形阳文朱印;尾有“□易□集□”方形阳文朱印及“宿芳草堂”方形阴文朱印。

《敦煌石室写经残字》一册,经折装。书名由方尔谦用墨笔题写。上下两面用木板挟持,粘贴有敦煌遗书残片31件。包括多种残经。书型规格:32.3×19.8×2.7厘米。馆藏编号为:S8440。值得一题的是,该册前附所藏敦煌遗书残片目录二纸,且所粘每件遗书均有骑缝章“叔弼”方形阳文朱印。另外此册背面留有方尔谦墨笔题诗及敦煌遗书影印件、钱币拓片若干件。残片目录内容如下:

佛名经四种四叶	莲华经八种八叶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种三叶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叶
大涅槃经三种三叶	维摩诘经残字一叶
金光明经残字一叶	莲华经残字三叶
大涅槃经一叶	大般若波罗蜜经二叶
大涅槃经二叶	

如此明晰的目录显然是深识敦煌研究人士所为,其必将会为进一步的考究提供极大的帮助。

《唐人写经册(残页)》一册,经折装。上下两面用木板挟持,粘贴有敦煌遗书残片8件,书型规格:34×18.4×1.7厘米。馆藏编号为:S3214。经查是册1-7纸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写本,原为卷轴装,后割裱为7叶册页装。每件6行,行17字,有乌丝栏。第8纸为唐写本《妙法莲华经卷六》,经文后钤有“徐良珍藏”朱文方印,尚有祥麟等人墨笔题记四则。

二、藏品特点分析:

第一、天津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全部曾被著名学者收藏，由于收藏者有较高的学识修养，所以这些藏品不仅是他们共同鉴赏的珍品，同时也成为学者间切磋研究的对象，在观赏及装裱过程中留下了不少的题跋，成为藏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为敦煌遗书残片本身增添了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兹摘录几则，突显题跋之弥足珍贵。

《唐人写经残卷》第二册方尔谦题记三条：

题记一：

唐人写经是钞书，不是临帖。就各体，观自在处。玩好既久，得行间静气，便佳。极力要好，有意学丑，皆非自然。

写经是经生做活，偶出土夫也。是做经生的功课。当其下笔，不欲过好，不得过丑。与八股时期寒士替人钞书院卷子，正复相似耳。

题记二：

踏莎行，用叔弢韵。

望海疑烟，看花迷雾，天涯芳草无寻处。小楼镇日数归期，东山底事来何暮。信步嬉游，摊书对话，闲中客里堪依据。一回相见一回忙，匆匆旧雨如新雨。

行年五十，语意都如孺子。叔弢当信余能过活也。

题记三：（首残）

量众生得乐，怜愍饶益诸天人故，是诸菩萨行菩萨道时，以四事摄无量百千众生，所谓布施、受语、利益、同事。亦以十善道成就众生，自行初禅。亦教他人，令行初禅，乃至自行非有想非无想处。亦教他人，令行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

叔弢自青岛来，以美浓帚为赠。因言唐人写经字体，遂拈笔为此。或不甚远，尚未自然耳。

《唐人写经册（残页）》四则题记：

题记一：

唐人写经往年罕见真迹。摹帖所存，间或一遇。自敦煌石室壁破以后，经卷流传，徧海内外。耆古之士，多罗致之。搜求既夥，伪作渐出。陈墨染纸，往往而有。此八纸古口斑驳，饶有隼味，当尚是石室中物。可宝也。题记前有朱文长方印“秋声”。

题记二：

南海吴荷屋中丞筠清馆帖摹入唐人写经数叶，观者叹诧，未必是敦煌石室中物。然当时已珍同获璧矣。

题记三：

敦煌石室，古称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宋与西夏构兵时，藏秘籍之地也。光绪庚子壁破书见，唐人写经最夥。佛朗西文学士柏希和席其精者，辇至巴黎。挟其余至京师，尽归学部。此或其零头碎角之肉也。癸丑十一月大雪，潞盦先生将南下属题，祥麟。

题记四：

此二十年前为潞庵所题唐人写经册也。今潞庵墓有宿草，而此册遂落津市。善伯见而购藏，出以见示，同为泣然。壬甲三月三日，祥麟再题於沾上。

方尔谦为扬州名士，喜藏泉。古币常束腰间，狂态逼人。时与人交易，从不谐价，出手阔绰，人称大方，遂取大方为号。寓居津门，与时贤弢翁过从甚密，无言不谈。而有关敦煌遗书的寻觅购求则是彼此感兴趣的话题。

周叔弢安徽至德人，著名民族实业家、民主爱国人士和古籍文物收藏家。字叔弢，晚年自号弢翁。他一生致力于古籍善本图书、古玺、印章、字画等文物珍品的收藏。敦煌遗书，虽非周叔弢先生购藏主项，然集腋成裘，遂藏量竟多达 256 卷，堪称私家藏卷巨擘。其中弢翁曾以重值从大方手中接收了一些敦煌遗书，并最终留住了这些国宝。

徐良字善伯，广东山水人。清末康梁维新派徐勤之子。1905 年自费留美，入华盛顿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1913 年返国。历任北洋政府司法部主事、广东行政公署秘书、巴拿马赛会委员兼驻美使馆随员。三十年代来天津，任中原公司董事和中原银行经理。“七七”事变后，献媚日军，后又投靠

伪满，充任伪满驻日本大使。

以上几位无论当初收藏敦煌残册的初衷如何，时至今日，就眼前能够保存下来的珍贵残片而言，他们的贡献是值得后人赞赏和肯定的。

第二、天津图书馆所藏敦煌残册一直以来保存、收藏完好。前者由于原收藏者的眼光、学养，使得这六册残叶装裱形式呈现出灵活的、科学的、多样性的特点。笔者以为，及时总结前人的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保护敦煌遗书，并使得保存、保护及修复这些千年文物的工作逐步纳入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轨道。

第三、藏品内容丰富，有部分抄写完整、书法精美，有的则为它处少见。如《唐人写经残卷》第一册的第8纸，经专家鉴定该文献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是《待考佛经》。另《唐人写经残卷》第二册的第53纸，目前尚不知所属。凡此均将是进行比勘研究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

三、藏品装帧保护述略

天津图书馆所藏敦煌残册度藏在贮藏条件最好的珍本库中，这里长年保持一定的温湿度，并定期投放防虫药物，确保了正常情况下书籍不受任保损坏。因为书册至今保存完好，所以一直以来并未实施过具体的修复工作。然而，每当我展卷翻看这些经过前辈巧匠精心修复装裱过的作品时，一种对同行莫名的钦佩牵动着，促使我静下心来好好地总结学习一番。

就装帧修复角度来看，本馆所藏敦煌残册的保护恰好地遵循了我们一贯奉行的“整旧如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保持原状过程可逆”的三原则。具体体现在：

1. 装裱整体构思的实际性

本馆收藏的都为残片，由于原件尺幅大小有别，加之经卷卷轴装特点，使得残片宽度基本相同，而长度参差殊异，因此修复者根据具体情况，对尺幅大的装裱为若《唐人写经残卷》二、三册那样大开本推篷式册而装。对残留几行，甚至一两行的小幅则裱成小开本经折装，如《唐人写经残卷》第一册。对册内的装帧设计，有将长卷割裱后依次粘贴者，亦有小尺残片，经过精心合理搭配，合并裱于一纸者。

2. 残片书页修复的灵活多样性

我们知道，敦煌经卷用纸绝大部分为特殊的藏经纸，这种纸质较厚，经年不损，其中保存完好者实在无须托裱。如《唐人写经残卷》二、三册内的残片，大都保留了原始模样，书页未经修裱，与册页交待时，只在纸页四周施以窄窄的浆口，并将其贴在已经托裱好的册页心上。这种方法最大程度地“保持原状”，是非常值得肯定和推广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不仅用于大开本、无破损页，同样象《敦煌石室写经残字》册，修裱方法也是，先将破损的书页裱补，然后在边缘打浆口粘贴在已裱好的小经折装册页上。对那些损坏大、尺幅不整者，前辈们则选用非常合适的纸张，逐处进行细致的修复，加齐加宽尺寸，然后以册页装裱法将它完成。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前辈装裱师傅灵活的经验及不墨陈规创新实践的结果。

3. 保护手法的丰富性

笔者在整理总结馆藏敦煌残册过程中，发现了前人在保护文献方法的丰富性。举个例子说，我们知道流传于世的许多敦煌卷子都是用黄蘗染过的纸，通称“硬黄纸”，可以防虫。但也有象《唐人写经残卷》第二册16纸那样，没有经过入潢处理，至今依然保存完好的事例。此外《唐人写经残卷》第三册32纸，是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该纸背面存有三层古代裱补纸，是研究古代用纸及修复技艺的生动事例。再者，《唐人写经残卷》第三册中有一长卷，割为五纸，整卷的割裂装裱，这是由卷轴向经折装转变的必经过程，但遗憾的是，这五纸残片在装裱册页时出现了错简现象，造成次序颠倒。这样的遗憾也随时提醒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认真仔细，同时也要告诫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员，一定要多学一些相关的文献学知识，尽量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四、藏品保护尚待解决的问题

天津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册页，如前所述尽管保存完好，但还是存有不足。最为突出一点是，六册页目前均未配置相适合的函套，即缺少外包装。此外三册没加樟木板的册页，看起来总是显得不够完整。上述情况，我想通过与其他敦煌遗书收藏单位的取经，最终会为这些“敦煌片羽”穿上理想适合的霓裳。